易學

易學卷一　明鄞縣蛟門沈一貫著

周易上經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健也天德也故為純陽不雜之卦名元亨利貞謂大斯亨而利在正也元兼有大與始之義大以賛其體始以言其功而第言大者略也亨者通也通則美利者宜也宜則不害貞者正而固徒正不足以盡之也舊釋元亨者直云大亨夫傳固言始而亨矣似宜言大而亨云盖道一

而所以狀之者二曰大曰正溥博悠遠无垠无
旣大也而徒言大則曼衍因循之說與詳審精
密必當必協正也而徒言正則煩瑣徼察之敝
滋惟大且正而後爲帝王之傳佛老之言曷嘗
不太而施之於事无當遺于正也名法之論亦
未嘗不依於正而不可以理天下歉于大也元
亨利貞包括先天後天以性對物而不勞攝情
歸性而无迹妙萬物而爲言非一家言也

初九潛龍勿用

乾卦六爻惟舜兼之有鰥在下潛龍也升聞則

見矣歷試其終日乾乾夕惕若乎避河之南或躍之謂也恭己南面飛龍在天至於老而傳焉何亢之有潛龍勿用時方違我修德守約妄進則傷勿用可也顧時不可息亦不可禦遇時而无以應之咎將誰執龍而潛可稱勿用非龍而潛農商盡然而安所稱勿用哉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之見賢遍反下並同

見對潛言隱顯之別也在田者始出於潛澤畢於農扈也此之謂大人而人利見之為占者言非為九二言也惟五亦然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健德備矣而猶乾乾惕若其於龍猶有選乎此所謂龍也龍不終歲飛而飛有時不終歲見而見有時卷之寂然斂歛侮而不怒其修大矣不如是不稱龍三居下之上人之表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德與時宜躍矣而猶懷或之之心不或則與无忌憚等耳自知而定而靜而安復有慮焉弗慮胡獲聖人者天下之至兢兢者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之六爻非聖人孰當之九五非堯舜孰當之
堯舜非受禪而後倦勤而前垂衣端拱之日孰
當之龍之在天也一歲一時聖人之在天下也
萬古一時故易之最尊者惟乾而乾之最尊者
惟五後之得統者豈不曰飛龍徒象龍耳占者
无其德當作以論欲往依者必得是人乃吉故
曰利見大人見龍在田澤枯潤槀功著於物可
名之功也如賓四門如宅百揆是已飛龍在天
巍乎成功煥乎文章則天而已矣不可名也

上九亢龍有悔

夫以龍德而亢極猶有悔也時之旣極无論德矣若與時偕極亦龍德之衰也進極必退存極必亡治極必亂時可柰何而抗必勝哉故持盈保危道也辭榮就閒道也死孝死忠死社稷寧玉碎无瓦全亦道也夫聖人者豈必皆福利貴富長壽哉道在而已故亢龍言悔聖賢則无悔矣凡悔吝咎以理言凶不利以事言故有凶而无咎者六爻皆聖德也而取象不同者其居使之然也初下之下也二下之中也三下之上也四上之下也五上之中也上上之上也此其所

以異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六陽皆變爲群龍无首著其身而不著其首著其德而藏其威也著其用而藏其體也其始作也神而化之與民宜之及其成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施去聲下並同）

乾之義不可以天盡乃天之神理而元又乾之

神理而貞之所從出也天有始乎吾不得而知也而獨知其知萬物之始夫天下莫不有因仍而獨天之造物也无因仍无因仍而天下之至因仍者莫踰焉且其所造之物有萬而不可以數計也此之為大豈不謂天下至奇至詭而莫之方物者耶不寧惟是吾又見其操執綱維而總挈之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廓之无外引之无窮興而為雲降而為雨品物之形於是焉流雲者為雨耶雨者為雲耶是孰尸之而時出以開萬物之始耶夫人習見之則以為固

然耳而終身莫知其觧知其觧者則大明變化之道終始之運者也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位奚然而有六畫龍也龍奚然而有六畫時也分布于簡編而周流於六虛者此時發列於日用而翔洽於六合者此時故能以天為車以龍為馬以我為御而時乘之以游於无窮之途可不謂至大而无乎不通哉經文所謂元亨者如此學易者烏可无此宇度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曰利貞者何也乾元爲萬物資始而聖人大明其終始不有始也其何以終不有終也其何以始變无而之有所以始也化有而之无所以終也終始无倪變化无端一陰一陽之道於此焉出其賦於人也爲性其降於天也爲命而萬物莫不懷此以爲正惟正能和太和者性命之尊稱也聖人保全之於身而上合於天下合於人混真精於一塗布和氣於兩間故身與萬有均受其利於人爲首出於世爲咸寧此乘龍御天成物之顯效也非大莫能行此正非正莫能成

此大大與正交相輔而稱乾健也蓋惟時乘故能成其大而時又有定非人所能增減則至正焉故謂之變化是无方體謂之各正未始无方體有變易故不易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愚嘗謂中庸至誠无息章為此章之衍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天行健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天一日一周而不見其息君子以道為體而未嘗息豈

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君子之息時也雖至倦勤豈有息時息則不稱聖人要在自強有依以為強者依去則強息天何依哉君子之學師友其資耳詩書其游耳自闇然潛伏以至不顯篤恭惟此一至誠焉運之夫焉有所依而有息時也夫天行健則常動矣安所覩其靜哉天行有常其至靜也夫動靜不可以作息觀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復音覆方服反

反覆在道自強不息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龍非欲躍氣蒸時逼而不得不躍乃其心未始躍也故聖人决之曰進无咎也曰進无咎則退有咎矣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天德至剛而復用爲首則亢而无變非善用天德者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

和也貞者事之幹也長丁丈反下同

元大也統天終始故爲衆善之長亨者通也通則萬物歡欣故爲衆美之會利者宜也宜則各得其分而各適其情故爲義之和貞者正也正則理有當然不可使易故爲事之幹言非枝葉附枝葉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非仁則德不大而人不歸衆美皆會則節文具足義嚴疑於不和使之皆利則義和事叢苦於

无寧惟正是固則事集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能行此四德者然後可以當此占非健者孰能之四德之説據穆姜所稱則古有此語而與經文不合然亦可依經文而釋言體善之長則獲嘉之會求義之和必立事之幹仁立而禮始行正固而義自協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樂音洛

古今聖賢冥藏而不聞者何限謂蘭必馨幽谷
揚芳偏言也聖人者豈必聲稱於人世哉龍之
在淵其自視不異於螾蛭而與之爲徒有心異
乎世與有心同乎世皆非全其天者也不易乎
世不爲世所變易也掘泥揚波餔糟啜醨與一
世同其波則易乎世矣此有心同乎世者也不
成乎名不成一節之名也必自表見及執御執
射之類則成名矣此有心異乎世者也故賢人
常有翹然不屑與人群之意以時露其穎而隱
者又絕人逃世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

皆非聖人事也聖人非故逃名非固求名率其
庸行之常无所踰矩而與農工商賈同跡使聖
人終潛終莫知其異於農工商賈此所謂聖人
也故潛龍非稱龍之謂也奮飛盪天日而卷之
不盈分此潛龍也男子生而懸弧蓬矢於門
矣男子之志聖人之制而其父母之心也生女
必將嫁之生男必將試之豈顧其潛哉所以貴
潛者學而未就行而未成不欲示人以朴而僥
倖試人之國此一潛也女子非不欲嫁而六禮
不備不敢以行惟仕亦然必由其正此一潛也

世與我而相違彼兕彼虎率彼曠野或退而修之家或違而之於他此一潛也聖人非棄天下者也顛有所託而潛焉惟巢由之徒乃性之耳然非堯舜之所貴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行下孟反

韓退之作文務陳言之是去安所稱庸言之信

李北海曰不顛不狂其名不章安所稱庸行之

謹君子无衆寡无小大无敢慢以爲庸也而易
之以爲非庸也而難之離乾以息間惕以荒操
二心以御一身邪正誠僞遞陳於前德不成矣
聖人者修天下之經德達道而不遠于人者也
雖天下之經德達道而甚信甚謹未始不防閑
其邪僻之干以存其无妄之真窮變化之神以
時措之宜故不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善蓋
一世而無伐心此所謂龍德而正中也是故博
而能化君人之德也爲人所利見固宜愚謂易
以變易爲道聖人以時中爲德乾卦中不特統

言時而每爻皆言時曰時成曰時乘曰時舍曰時惕曰及時曰奉時曰與時偕行曰與時偕極屢致意焉其他不言時而莫非時也此所謂龍德而正中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幾音機

忠信誠意之事誠意是辦真心无虛假若夫辨

別真妄則致知也去僞存誠則正心也苐言修辭者凡人之行必始於言修辭立其誠者擇言而發而令其必忠信无虛假學自不妄語始也至以行言終以止言至者不偏不倚之中終者事理會歸之極行則有岐路知其至而至之不謬於岐可與言幾矣止則有定方知其終而終之立不易方可與存義矣知幾則德進存義則業修知幾存義正審時制義之方擇中用中之學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

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離去聲

九三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則可上可下九四上下无常進退无恒而欲及時及者不可失之謂宜進分數多故曰進无咎此正幾與義之所存於无常无恒之中而求至常至恒不加脩惕則或之耳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

從其類也
水火風雲動植諸物非有知者而皆有從也況於人之有知能无從乎然聖人非爲人知而然不知所以然而然聖人之愛人性也天下之歸聖人亦性也霸者執其幾而要之故所服止於所思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極必无位高極必无民與下位隔絶必无輔人豈有不動之時曰動而有悔難乎其免矣故

富當使其可復貧貴當使其可復賤歲老運移理當退謝必有以處之惟神龍能變能化而退藏於密堯老而舜攝不以權去已為患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舍上聲

嘗疑時舍之文有誤然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文與此同又似非誤蓋聖人宜在天子之位而未離下體僅試其見田之功謂之時舍亦宜不可以恒人遭際例論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治上

平聲下
去聲

子曰後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居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刑惟明非虞帝孰能如此乎箕子之言皇極曰无偏无陂遵王之義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惡遵王之路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无黨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可得

乾元用九之義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至於飛龍而始君此天德矣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不專於一跡如有所立則焉天則者物則之所自出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

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易之道太極爲之始矣太極分而爲陰陽則乾爲之始乾有元亨利貞則元爲之始故離太極之初不遠而稱始以開萬物之始者莫如元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明所謂大而亨者始而亨者也始與大異而惟始可以言大含始而言大者其大有限惟始可以无所不適无所不該自兹而往漸有方所至於末流而藐乎其局曲矣有生之初惟赤子最良有覺之頃惟初機最真

與天通而統大道者必此也涵之爲性發之爲情以性爲情從源得流曷嘗不出於正以情續情隨流溢流而後有不正蓋性无分而情乃漸有分愈分則愈遠曰利貞者不離乎性而爲情也无失其始故稱貞稱利也由斯言之此一乾始者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可不謂之大哉直以真性對萬物而分統體之太極爲各一之太極依然一本始之真而无少欠闕故曰大也美利者言乎其正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者言乎其利贊之爲大明貞之未嘗不爲元而元

之未嘗不為貞也不正不稱美故云美利利可
指言者不稱利不言所利而始為利由斯而觀
則乾之所謂大者豈椁然大而已哉由其直達
而必究也為剛為健由其盡善而无議也為中
為正由其不可名言渾成无迹也為純為粹為
精其大如此此七字皆從九五來盖九五尤乾
之精神也難以形容姑言其淺則剛者不屈健
者不息中者不偏正者不邪純者不雜粹者不
疵精者不粗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
載无聲无臭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

以為大也正在其中矣由性而前其道出於一由情而後天下之故多而不能不出於旁聖人以六爻而旁通之皆變化也皆時中也則象之為龍情有旁而性无旁一一情中皆一一性在故其終也與始同其小也與大同雲行雨施而天下平圍於乾元之中而各正其性命也大之至者必正有不正者豈非以小故耶世人但以枵然為大而不知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之為大故霸者攬三王之形而遺其心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

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行並下孟反未見之見賢遍反

以成德爲行可計日見效矣而猶曰弗用无時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問辨所以求正非但資大寬居仁行所以居大非但行正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重平聲下同

上二爻爲天下二爻爲地中二爻爲人九三修人道之極者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凡在事外者可无兩端之心而事内者不能也昔之所爲因時而惕者爲此况於臨進退上下疑似之間間不容髮而可无兩端之心乎此古人之所以三讓而進也三四皆處重乾之際故皆曰重剛四獨何以云中不在人爲其當天人之際耳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音扶先後俱去聲

夫大人者必托於赤子之前而意寘乎喜怒哀樂未發之初有心思而不懷以天地爲懷有耳目而不用以日月爲用有智謀而不運以四時爲運有刑賞而不柄以鬼神爲柄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樞紐不勞而所存者天性也緘縢不設而所動者天機也行无蹊徑而所依者天

理也迹其非人非我則我與人皆无權也謂之後天而奉天時究其无方无體雖天亦无權也又先天而天弗違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與鬼神人不能違故莫非順從鬼神弗能違故莫非吉利氣機自相感通朕兆自相徵應不爲造物之所竊弄而獨參爲三才實无先天實无後天天與大人實无相待而均自然自然而无不合也爲自然即有合不合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惟聖人乎喪去聲

正則无亢故卦辭言利貞若二氏於此第云同歸於盡而已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喪去聲

坤順也純陰之稱也地道也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乾亦爲馬坤對龍則稱馬又爲牝馬蘇子曰龍變化而自用者也馬馴服而用於人者也爲人用而又牝馬順之至也至順而不貞則

陷於邪故利牝馬之貞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天能資物以氣而生之者地也此以地道明坤元之義也承天則合无疆而亨矣德合无疆之謂大含弘光大之謂亨君子攸行釋經文君子有攸往不言利者承上文耳三无疆各有所指

首言天次二皆言地先則迷而失道後乃順而得主所以爲利也西與南則兊也離也以及於巽吾朋也朋則相比而不免於邪東與北則震也坎也以及乾與艮益我者也乾道變化故稱貞坤可无變化而惟朋之從乎必喪其朋乃安於貞而應地之无疆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行言象也地勢言形也坤厚載物故君子法之以厚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

其道至堅氷也
坤雖配乾然十月之卦故六爻自二五外皆不勝其衰颯焉夫陽氣使人悅而陰氣使人悲履霜雖微當防其始至於戰而知陰之害矣含章括囊居其中亦非可爲之時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蘇子曰以六居二順之至也故其動也爲直居中而推其直爲方既直且方非大而何夫順生直直生方方生大君子非有意爲之也循理无

私而三者自生焉故曰不習无不利夫有所習

而利則利止於所習者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知去

楊廷秀曰爲臣不任事求任事罪一也不任事則妒求任事則謟六三含其光明而不衒或從王事而毋必此所以光大也或云者非不任事也非求任事也程子謂義所當爲則以時而發若含而不爲非盡忠也其論至矣无成謂不居有終謂必盡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以陰居陰故竟含其章而不發矣甚哉時命謬
之難爲也而君子遂以不爲終故无咎亦无譽
莊生之學用此曰爲善无近名爲惡无近刑曰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曰何
貴何賤是謂反衍无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
多是爲謝施无一而行與道參差曰當時命而
大行於天下則反一无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
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夫无咎必譽矣无譽必
咎矣无咎復无譽是何人哉傷譽之必且爲咎

也嚴君平曰予我名者殺我身士居亂世并名而欲逃之或逃之而益隨欲无咎无譽難矣哉取乾之六爻與坤一一而對觀之何啻萬里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此守文之主以柔道治天下者也乾爲玄坤爲黄乾爲衣坤爲裳以黄爲裳是以柔中居尊體也流之爲四支之輝與庶政之光故爲大而且吉文在中者以中爲其文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坤爲十月之卦乾爲西北之卦坤本非龍而當其盛極乾本龍也而當其衰極故皆稱龍而稱戰云然雖兩敗而終不能敵陽至于復生剛反而知此一戰之功多也生人之中有得氣偏勝而撓動一世如秦項者可謂非天命乎十月純坤居十二月之一而秦以爲正亦與天會秦項之時眞成龍戰然自天而觀能幾何時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大謂陽六爻皆變以小始而以大終正則正矣而非其性患其不能永也故勗之以永貞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剛方陽德也陰極不生陰而生陽柔之至其動必剛靜之至其德必方後得者得其主也故有常而利天道後發者勝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

傳曰有无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此一端也臣子惡可不察於已而為君父者惡可不察於人也

順或作慎或作馴若以順釋亦通順理必能辨矣易本言天道而聖人常詳人事如所言積善積不善之說是已蓋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善必慶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惡必殃也此理自然豈有爽時借曰未然乆暫之間耳若夫天下皆寒而罹其殃天下皆熱而預其烹則域進域退不可以常理論世人往往執片善而咎天公之憒指一惡而譏天網之恢不既淺乎量天而略乎其恕人哉夫子於此不言天繫辭釋噬嗑亦然非

曰爲勸在理固爾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強爲大者必曰无町畦耳而聖學不然乾九二之博言大也而從謹信始坤六二之不孤言大也而從直方始誠一无僞生理本直以正名直以敬修直是乾惕之要存誠之方也檢身於義理矩矱之中不尚圓通是立誠之法主敬之實也至嚴容生至弘大於身无私故於物无私而

與天地同其仁无煩悏而大也悏而大者必疑滯而不化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分之所制道亦止於此而不宜見美見美則去道而抗於分楊廷秀曰爲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緼者矜也有大美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自有其成功者驕也聖人於六三蓋三致意焉弗敢云者有懼心焉功成而能懼可以爲臣矣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得六三之

義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方其變化草木猶蕃比其閉塞賢人亦隱隱非伏其身而不出也其德隱也危行言孫是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君子建皇極之中以通妙應之理正至尊之位而居逮下之體故天下以五采爲文而聖人以黃裳爲文中心无爲而四支之光華與事業之

彪炳於是乎出天下之至文至美也九宮五黃居中最尊土之正色也中中心也坤之六五柔中之極故其心靜寂委順而應物自有條理如蚕抽繭自无所亂无偏无陂建皇極焉故可以南面而御人自上下下而端拱以治也夫君德以剛爲主也柔何以稱焉柔患不到極處耳極柔則必无私已之累會中和之道動剛德方含弘光大我无其我而无喜怒哀樂既喜怒哀樂已而復无一喜怒哀樂順性於氣復命於天故支體非我有事業非我有而舉公之天下天下

又誰敢有之雖乏飛龍在天巍然煥然之功而亦自不常有此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傳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爲離皆去聲夫音扶）

疑嫌皆似也陰極而變爲陽則似之矣終非陽也故不與之合而與之爭似之故稱龍終不似之故稱血血陰類也陽則傷矣陰何利焉兩傷故稱玄黃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張論反

屯者雜亂邅迍難以條理之意屯何能亨大則亨也屯何能利貞則利也天理何嘗一息不流於天下依理而行亨且利矣然猶弗利於往者此大此正不能信於人心達於人氣而能强以其跡行於天下乎利建侯所以爲經綸主也有初九在焉張耳陳餘立六國後而張良不復立六國後惟高祖爲天授也此則知所以建侯者也凡名卦係辭之意孔子已有彖象傳學者不

宜於傳外生意解傳則知經矣傳不盡者乃不嫌發揮耳故愚於卦下之辭多不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難去聲六二同

乾一索於坤而得震爲始交難生爲坎

動乎險中大亨貞

動故可以出險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雷震象雨坎象陰凝之久非小雷小雨輙能破之必也積陽之氣須洞勃律若滿盈於天地之間不容一物者而後可以生物天所以創造天

下之草雜茫昧者亦如此故非非常之人不起
非常之功冝得龍德至人建之爲侯而使之爲
雷爲雨共造草昧發苟自寧暇而以无當之身
姑試爲之无益也不寧釋勿用有攸往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合而成屯雲雷動而亨屯故君子以經綸
治亂世猶理亂絲也夫鞠訩薦瘥妖象災符常
人隨世而遷性與俱戾否者婾自活而已君子
不然屯而經綸震而懼省損而懲窒蹇而反修
常人稱天而君子稱人常人稱命而君子稱性

或以爲仁愛之徵或以爲動忍之助或以爲警
予之厚或以爲凶事之益此人之所以參三才
而共稱大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動乎險中者震耳而初震主也天下亂非命世
之才莫能濟一不當則責四面至容无磐桓乎
以九居初正矣而猶戒以居貞者甚慎之也雷
雨之象正爲斯人利建以爲侯矣雖磐桓志行
正者上下无常而非爲邪進退无恒而非離群

也陽貴陰賤陽居陰下爲以貴下賤下則能得民矣而况乎其貴也侯不亦宜乎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邅張連反

下馬爲班與馬異處也字許嫁也女子許嫁笄而字當初九得民之時而媾於六二本以匡時非爲邪也顧二以陰柔中正守經之才雖屯邅分布而不肯苟許其身可謂貞矣終成其志而獲歸於五純臣也夫初與二異趣而同許何居

蓋猶太公以濟世爲仁而伯夷以惇倫爲義各有其一焉抑太公起於民間而伯夷商之世侯亦地之不同故耳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幾音機舍音捨

以陰居陽動極而尤近於險故有此象動乎險中惟震主可耳且舉大事必以人爲本如初之求二求四可耳六三无其德无其應而有非望之心是猶无虞而即鹿鹿不可得而徒有迷失

道之悔故曰君子幾不如舍幾殆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未有適從之時而初来求之彼求此往吉利宜矣孔明之在隆中其心亦獨有一玄德耳然不與荆州士大夫俱往而必待其来以爲君子莫重乎始進也我有玄德玄德未必有我往則我乃十餘萬人之一人耳来則吾可離可合合則從不合亦无失吾南陽此真天下之明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

也

施去聲

每嗟聖賢不得位而不知得位又不如得時也故以九居五而陷坎中猶屯其膏而不可大貞與小過之彖同也程子曰人君雖屯名位非有損惟施爲有所不行膏澤有所不下人君之屯也威權不在已也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來朝以道馴致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不爲則常屯以至於亡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卦中稱乘馬班如者三皆以重陰故二四各有應尚可爲也上居屯極而无應不可爲乎哉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清之也其爲无益莫大焉惟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由是言之屯之

極孰不爲泣而徒泣无施此兒女子泣故曰何可長也離之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此能患身之不治者也天下亂而治其身未晚也朝聞道夕死可矣雖將死而聞道可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古毒反）

蒙者有所覆蔽之義發其覆蔽則曠然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敬學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則不復非秘其道而私之患夫輕之而无益於蒙也初筮告者神感其誠而報之審也再三瀆瀆則不告者持必欲得吉之心以煩神神豈无告乎雖得吉而未爲吉亦報其戲豫之意而已以況學者以誠求則教不以誠求則勿教而所爲教者必以貞毋以邪此皆爲爲人師者言也童蒙何知師自重童蒙重矣師自貞童蒙貞矣楊廷秀曰說者以蒙爲蒙昧之蒙非也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穉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理

果昧也奚亨焉教者无求於學者然後先生之道尊學者有求於教者然後教者之言入道尊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堅故无求非傲有求非諂未達而求達者一問答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答而加少再三愈加少也故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然則問而答者愛也問而不答者亦愛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
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下有險蒙之地也險而止蒙之意也以亨行
時中者以亨之理行於時中之內也必時必中
如下文所云皆是卦之四陰皆蒙者獨二陽為
明者而上過剛不足師二剛中真可師故彖辭
所云大抵皆九二之義志應二五應也剛中二
之德也再三之問適所以瀆師此而告之亦所
以瀆蒙非善教也幼子常視毋誑蒙者一言則
終身憶胡可不正養之以正則正此聖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行下孟反六三象同

山下出泉涓涓甚微而爲沙石所溷則蒙泉不流亦不清人之於道不行亦不明惟果決其行則道明而德乃可育德育而道益明蒙可發矣適千里者望其途而弗迈雖日不能一舍而有時乎至朝東暮西雖捷逾飛鳶而終无至期故學者貴果果者人之信力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說音脫

朱子曰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

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戒占者當如是發蒙之初法不可以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或疑發蒙安用刑人安取桎梏愚謂天降下民而使人主爲之君師刑所以弼教也聖人教人小則夏楚大則桎梏始於朴而終於誅以振天下之蒙有不得已也不然師弟子禮義相先不屑者麾之門墻耳夏楚何足頟乎而況夫桎梏哉杻謂之梏械謂之桎刑人用刑之人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

也

天下之生而知者幾人誰非蒙者而可以拒絕乎受天下之愚其爲吾助也多矣明者必不可无愚亦猶子之不可无婦无婦不能家而无愚不能爲天下矣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取音娶

隂柔不中正其蒙尤甚如女之見金夫而忘其身者安施教哉他過可改而女失身之過不可改聖人於此有棄之而已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遠去聲

初雖柔下得二而發五本柔中二又應之三則自暴自棄者四獨以遠乎陽而困於蒙則遇也能求師而從之吝可免矣實陽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二五志應成王之所以成德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朱子曰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有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必反爲害惟捍其外誘以

全其眞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爲得宜治蠱以剛

上下皆得其道也

☵☰ 坎上乾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有所待而發之謂傳曰需事之下又曰需事之賊則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易之需非猶豫不決之需見險當前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孚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自達光者以明待闇闇竭而明自顯貞者以正待邪邪詘而正自伸惟誠惟明惟正无敵於天下是惟无動動則亨且

吉而大川可涉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險在前則進止得宜有所以待之矣故卦名爲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卦取乾健不陷之義而辭又取於九五者九五剛中正而居尊位陽主也故曰孚曰光曰貞謂至陽赫赫而无事於隱秘權詐爲也利涉者不

銳涉故利涉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上時掌反 樂音洛）

雲上於天无所作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人事未盡君子不能忘所爲巳盡不當更有所爲優游饜飫而俟之從容談笑而承之故曰飲食宴樂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不可以无戒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難去聲）

坎水險也最遠之者稱郊乾行有常不後一度不先一度健而順行故曰恒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
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視郊已進矣猶未入水故云沙衍寬衍乾剛得
中之意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
致寇敬慎不敗也
不獨于沙矣故蒙其害象猶爲之謀曰泥去水
猶一間耳尚可爲也敬慎而免矣終以剛健勝
庶无陷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設險以陷乾乾則傷矣而已亦傷幸其爲至柔
也故能免而出於穴凡稱血者陰陽皆傷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難天下者坎也五雖坎體而中正本乾類也我
不爲難誰敢興難故下受三陽之來使之心服
而從我酒之食之有餘閒矣貞者明五之不爲
二陰用也世以爲而治亦以爲而亂其治也不
庸爲而其亂也不勝爲大抵因可爲而爲之不
可強也集其人修其具籌之熟布之密機定而
樞闔須時而發役不再舉用力少而見功多毋

謂需于酒食爲易事故曰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都郎反後凡言當位不當位者倣此
有九五爲乾主无難可與則入穴以自保耳下應於三三與其二陽俱來而上能審時達勢敬以待之故吉也當位不當位之説朱子讀當爲去聲謂以陰居陰以陽居陽爲當位反是爲不當位當位所謂正不當位所謂不正也然有不盡通者按六三稱位不當者十履否豫臨噬嗑

睽震兌中孚未濟也師五爻謂使不當亦指六三也九四稱位不當者五晉夬萃豐小過也又解九四稱未當位困九四稱雖不當位旅九四稱未得位也六五稱位不當者一大壯也此皆以陰居陽以陽居陰者也六四稱位當者一臨也又蹇六四稱當位實賁六四稱當位疑也九五稱位正當者四履否兌中孚也又渙九五稱正位節九五稱居位中也此皆以陰居陰以陽居陽者也然上六以陰居陰而需上六稱雖不當位困上六稱未當六五以陰居陽而噬嗑六

五稱得當皆不可通自愚按之當字宜讀平聲叶韵冝然而蘇子謂二三四五爲用事之爻其說較長盖初上非用事之爻即以陰居陰以陽居陽不足爲重輕故需與困之上六皆言未當中四爻用事之爻則以陰居陰以陽居陽始爲當位而九五尤爲正位乃噬嗑六五亦稱得當者得之爲言語意差緩以其柔得中而上行薄言乎許之也至於既濟六爻皆正而彖曰剛柔正而位當則因用事之爻而併及初上耳家人除上爻餘五爻皆正而彖曰女正位乎內男正

位乎外蹇除初爻餘五爻皆正而彖曰當位貞吉亦與前同漸除初上二爻中四爻皆正而彖曰進得位進以正既濟之反曰未濟彖曰雖不當位漸之反曰歸妹彖曰位不當可見重用事四爻而尤重二與五之用事矣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楊廷秀曰訟者爭之尤也故聖人止之不一而足誠心而无詐者必不訟窒隙而无仇者必不訟惕厲而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狠愎者

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无訟之吉也不然而終其凶必矣利見大人見九五以决訟也不利涉大川犯大難而與訟也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者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一說中對終言謂中止也窒蓋善忍之義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據尊勢而性剛愎勢固不能容卑卑者勢不敢不以其險譎機械相待安能抗尊此以二人言也以一人言必其人險而且健則訟不險志不

賊不健力不贍故訟者必非正人君子正人君子有讓而已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之所由來以枉也而見枉之喪小爭之喪大智者可以理慰況所爲累身害名亡國殞家者盡由斯也何益哉有孚窒惕中吉非性剛中者不能九二之象也大人謂五淵謂坎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洪水滔天訟之象也或謂天左旋水東流天文

起於東南角宿而西北閶闔爲天門崑崙發源於西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此亦相違行之義顧難稱訟耳人每以其正氣流爲客氣又每以其客氣流爲健訟豈不自謂之正而卒陷於邪慎謀其始終將令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居險之下而質柔不能終訟雖小有言自當辯明盖止謗莫如无辨无辨之辨甚辨豈以不終訟而負乎吉道也此以窒惕勝者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不永所事者雖有言而未成訟也九二則成訟矣以其剛中故能中止夫人之訟未必盡其身之爲也亦因群從在旁慫慂撡持之而不得休主人能以理自克彼必不悅散而之他邑人其逋世情固爾君子曰雖逋三百所得猶多无論理之不可即以勢言未有下訟上而无患者患至如掇矣掇取也言易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

德從上吉也

食舊德承上文三百戸言古之禄人者量德而受故禄亦稱德六三守其常奉而无敢與人爭故曰食舊德三居險體非忘訟者而以其柔也戢其爭心可謂貞矣雖厲而終吉或出而從王事必宜謹奉上命而无所專成无成乃所爲吉也盖初與三皆屈於柔而不訟者易每貴剛而於訟惟恐其不柔也不必屈於心而能屈於氣是亦足以稱善人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

貞不失也

四健體而不中本能訟者而居柔故弗克焉退復其位以守王章惟命之是聽矣然雖无訟事未必无訟心若能渝變其心而安處於貞則靡所悔尤又與吉會不獨无眚而已初六六三皆陰也雖險不能成訟九二九四皆陽也然居陰者也故以訟始而以弗克終二於五為臣无訟其君之理四於初為應无訟其配之理凡訟未有不自違行始者其二與四之交訟乎其為爭二陰猶晉楚之爭諸侯乎故皆稱弗克訟而曰

吉曰无眚則以二居下而四近王爲差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聖主也安所訟乎攻其惡无攻人之惡見其過而内自訟則此訟也大善而吉之道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褫初紙反

天下固有介在幾希之間理不可勝而事可勝或一理之外復有一理者存則訟之所由終矣聖人之教責己厚責人薄以讓爲先以爭爲末

健訟而幸得終當見褫即无論褫不褫亦何足
敬哉鞶帶命服之飾九錫之二曰衣服異數也